



收藏电影里的记忆
珍惜读书中的时光

邓崎凡

《亚洲的去魔化》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刘兴华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启蒙时期的世界观与求知欲促使欧洲人接触陌生的亚洲。本书呈现的正是在18世纪这段知识系统大变动的历史时期,欧洲人与亚洲知识、亚洲印象纠缠的过程。欧洲在这个世纪深入认识亚洲,原本神秘奇幻的国度现在成了清晰的客体,这种知识上的去魔化令欧洲获得了一种至今依然挥之不去的优越与自大感。奥斯特哈默的研究呈现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难题,对今日的世界来说,这段历史为不同文化的互相理解及冲突沟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本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帮助我们深入到18世纪欧洲知识世界。

《哈利·波特神奇动物解密宝典》



【美】乔迪·瑞文森 著 卢妍洁 译
海燕出版社

无论是摄魂怪,还是家养小精灵,抑或人鱼和中国火球龙,罗琳在她搭建的魔法世界中创造出许多类似的神奇动物。本书收集和记录了“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各种充满想象力的神奇动物的设计和模型建造过程,以及借助数字特效技术营造出的魔幻世界的幕后花絮。书中包含的诸多概念图、剧照、设计草稿,不少都是首度公开。在这里,“哈迷”们能了解到许许多多“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背后的秘密。随书还附赠复古风格的神奇生物大集合海报和猫头鹰画册等。

《读在大好时光》



魏小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这个时代,年轻人还需要书吗?在那些大好时光,清晨、午后、深夜、旅途,以及美好的青春中,是否有书相伴?怎么花这些自由支配的时间才是生命的意义。本书精选青年书评人魏小河书评新作,趣味性和思想性的成长,为读者提供诸多阅读的可能。本书是作者继《独立日:用一间书房抵抗全世界》畅销后又一力作,也是“独立日”衍生系列书“在读Reading”的开篇,“在读Reading”提倡青年阅读,为爱书的年轻读者开拓一片新领域,探索与书有关的一切。

《BBC世界史》



【英】安德鲁·玛尔 著 邢科 汪辉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

在本书中,作者带我们重游了那些熟悉的历史重大事件,从古希腊罗马到拿破仑加冕,再到21世纪的环境与人口危机,然而他向我们介绍的却是围绕在这些事件周围鲜为人知的故事,地域横跨秘鲁、乌克兰、加勒比地区。书中既检视了那些失败与消逝的文明,也讲述了当今强权的起源,并且揭示曾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位置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是何其相似。本书的主旋律相当简单明了:我们有能力理解和塑造周围的世界,这使我们逐渐成为这颗星球的主宰,纵然今天我们已经为地球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但如同我们曾经克服挑战、渡过难关一样,科技能力使我们仍然具有足够的信心;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在政治上的表现就逊色得多。

“纸电同步”成趋势 阅读革命真的要来了

社推出了200种新书,安达要求这些新书全部实现纸电同步。

“根据人民邮电出版社近3年的运营数据,纸电同步后仅去年效益就增长了30%。”早在去年10月,他们就“把全年的任务都完成了”。不仅纸书卖得好,电子书同样卖得很好。安达认为,这是一个1+1>2的事实。“纸电同步是一个没有必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只讨论1+1如何大于2甚至如何大于3的问题。”

对于纸电同步,刘按要求读者“有电子书的全上,没有电子书的赶紧补,还没有签的纸书必须要有电子书。”根据他的判断,“未来纸电同步率会越来越高,以后没有电子书我基本就不签了,只签纸电。本来一份合同可以赚两份钱,我为什么少赚一份钱,没有必要。”刘按的说法,最能体现这些做纸电同步的出版人的想法。

不去实体店,也不太会去网店买东西,更多的是拘泥于自己的小圈子,通过口碑来买东西。你如果上了电子书,或者用电子版的形式在他们的圈子里传播,这些互联网用户都会知道你的东西,相当于当年你的书在书店码堆一样,被他触摸到了。”这样自然会增加阅读。

平台方助力 说服出版社多出电子书,甚至帮他们谈版权

出版社之外,电子书平台更是为纸电同步“摇旗呐喊”。亚马逊在全球范围内设置了专业的团队,帮助出版社分析哪些书适合做成电子版,哪些转码技术更适合,甚至会帮助出版社去和作者谈电子书版权。

据介绍,在美国西雅图,亚马逊的这个团队有11个人,他们会通过数据分析和研究去帮助出版社找出哪些纸质书还没有电子版,再根据这些纸书销量排出优先级,帮这些出版社把纸书做成电子出版物,拿到亚马逊的平台上。目前,这个小组也与中国团队一起合作,帮助中国的出版社找出哪些纸质出版物应该以更快、更好的速度来做成数字出版物,提供给中国的读者。

在技术方面亚马逊也投入不菲。采访过程中,多家出版社表示,目前亚马逊提供的转码技术对于减少出版物转码差错率很有帮助。

另一家电子书平台掌阅则通过提升出版社电子书收益比例,帮助出版社做电子书推广等措施,一步步说服更多出版社把纸书转化成电子书去卖。

“电子书依托互联网营销的优势对纸书有很好的传播作用,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时间、物流成本,达到率也远高于纸书。”掌阅科技联合创始人贾生亭介绍说,掌阅合作发行了彼得·蒂尔《从0到1》,成龙《还没长大就老了》、安妮宝贝《月亮河》等重磅图书,入围雨果奖的郝景芳《孤独深处》还先于纸书1个月销售,这些图书都在纸书和电子书销售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纸书上线后依然销售上升,达到甚至超出了出版社的预期。

亚马逊也是如此。据了解,Kindle平台上的《乖,摸摸头》《岛上书店》是纸电同步发行

新读者出现 有一些只读电子书的人,并且这群人越来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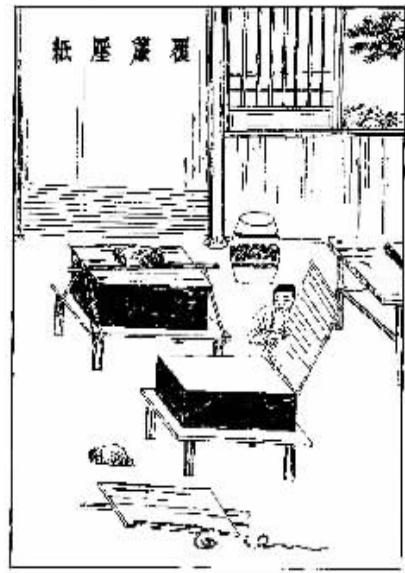
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是,随着数字阅读的日益普及,读电子书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对于电子书的追捧已经超过纸书。

“如果你的童年时代是从读电子书开始的,以后还会有人觉得读书一定要读纸书吗?”对于一些出版社没法做到纸电同步,或者对电子书有顾虑的态度,译林出版社数字出版部主任张远帆认为,这种顾虑其实并不存在,只是“我们在这个潮流当中会遇到一些逆流,但我们要想办法使得大家对未来的走向看得更清楚”。

刘按更是直截了当,他把现在的读者人分为三类:只读纸书的人,纸书和电子书都读的人,以及只读电子书的人。这三种人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不做电子书,就会损失后两种读者人群。并且,在未来的发展中,他会“用心地服务后面的两种人,就是纸电都读和只读电子书的人”,因为这两种人可能会越来越多。

推出电子书之后,安达也发现人民邮电出版社的读者范围更广了一些,“我们的用户以一些理工科男性为主,这部分读者几乎从

明末这位装裱大师,还是个品香圣手



古人装裱 图片选自宋应星《天工开物》

程广海

窗外的细雨丝斜斜地从中午一直飘落到傍晚。我在鲁西南一个农家小院里静静地重读《沈从文传》,感受着遥远的湘西神秘而又充满淳朴人性的边城,在寂静中体味这位“歌手”的孤独。

1922年夏天,经历了漂泊、战争、生死的沈从文,从闭塞的湘西来到北京,被人骗上拉猪的排子车,住到一个简陋的小客店里。从此,这个极具个性的“乡下人”开始了人生的孤独之旅。

沈先生早期的作品大部分是对故乡自然景物、民情风俗的描写。也有少部分描写都市中上层的空虚自私庸俗,这些作品反映了他来到城市后内心感慨。他把这份不满和谴责归责于“文明城市”,从而引发了他对于古老的朴素人性美的向往,他的笔端出现了令人哀叹和忧虑的一个个纯朴的乡间生灵。沈极力抨击20世纪初期的城市文明对农村朴素人性的破坏的同时,笔端转向他梦牵魂绕的凤凰边城,描写那些在社会底层的人闪烁着的人性之光。因此,沈先生说:“我只想造座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这就决定了沈先生的创作基调,一种是对人性的赞美和讴歌;另一种是对摧残破坏人的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和鞭挞。沈先生最初创作乡土题材的作品《市集》《直至》《边城》《长河》,文中的湘西人情风物,吊角楼上的妓女等,凡他所熟悉的社会底层人物,无不赋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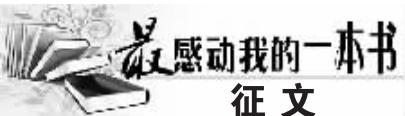
孤独的歌手

其纯真至美的人性色彩。从愈加宁静的《菜园》到终于扔掉嫖客留下的肮脏钱,领着妻子回乡的《丈夫》;从在缥缈不定的清凉梦境中的《三三》《萧萧》《边城》中的少女形象,到沅水流域的手手船工,都是先生梦系故园的产品。沈先生通过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极其强烈的抒情色彩,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这种执著的追求,使沈先生显得有些“不入流”。1929年1月,上海文坛正开展革命作家与新月派的争论,而沈先生对此的看法则是:“我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特别是1931年,发生了左联五烈士为革命文学捐躯的悲惨革命事件时,在一片刀枪声、呐喊声中,沈先生仍写下了《三三》等这样清丽的美文,大写特写湘西美景。

从小说《柏子》《菜园》《月下小景》《萧萧》《边城》到散文《湘西散记》《湘西》,先生将人生的生存本质与湘西独有的原始文化、田园风光糅合在一起,来表达对“桃花源”式生存方式的向往,从而使对人生的浪漫主义追求、对乡村文化及生存方式的理想主义得以集中地

反映。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你们能欣赏我的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学创作方式决定了先生的孤独之路,而走在孤独之路上的他,却留下一路独特的风景。

这份孤独一直陪先生到生命的终结。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工作,并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在“文革”期间,先生受到冲击,但他即便身处逆境,那颗向善向美的心灵纯真依旧。在秋天的寒风中,看到一朵红朵从植物中心勃起,花瓣叶片上挂着晶莹透明的露珠,楚楚可怜,先生说:“美,总不免有时让人伤心。”合上这本《沈从文传》,我想起了那句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从文如一位孤独的歌手,一生吟唱着那悲伤而美好的歌。



给阅读留一段长度

子杨

亚里士多德曾说,悲剧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在大学学习文艺美学时,老师曾对此提问,“严肃的、完整的之外,为什么要有一定的长度呢?”那个时候,微博、微信还没有出现,电子阅读器也并不普及,大多数人还在读纸质书,所以大家普遍对于“长度的行动”颇有种“只像身在此山中”的迷惘,在“一壶茶,一本书”的时代,阅读行为本身就不可能是“短跑”,作为活的时间维度里的人,我们必须要在空间里经历到时间的流逝后,才能体悟到“悲剧”所谓的深刻性。

当明星们成为“流量担当”以后,近来国外流行的“丢书大作战”也被国内明星们学习,引起了舆论的普遍讨论。“地铁里那么挤,哪有地方看书?”“坐地铁的时间那么短,哪有时间好好看书?”虽然活动在海外获得了一致好评,移植到国内以后,却好像水土不服,并未获得理想的效果。

与丢书活动相比,由于缺乏明星参与的眼球效应,北京、上海、宁波等多地举办的本土活动“阅读马拉松”却一直不温不火,没有获得前者那般的社会关注。相反,与丢书大作战那种大众参与度与集体参与感相比,阅读马拉松明显更私人,似乎是一种挑战耐性的自我行为。

但是,自我行为难道不就是阅读的真谛吗?丢书活动是这个时代喧嚣的“助跑者”,扫描APP,我们看到了书籍传递的轨迹,在公共场所里随意一瞥,我们可以使“阅读”成为一种“行为艺术”。阅读成为物理性的流动的行动集合,但是阅读本身却是这种行动引发的兴趣之后的行为。“丢书大作战”更多关注于对阅读的“提醒”,实质是一种交互式的陌生人社交,与微博、微信上的小文章或小故事相比,丢书活动中真正的阅读行为可能是更加破阵化的,因为相比前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完整阅读的范例,后者在公共空间随意浏览所获得的体验,反而可能是对书籍整体感感的破坏。

相较而言,阅读马拉松活动未尝不与纪念马拉松战役而设立奥运比赛的初衷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即时阅读和读图时代的背景下,阅读马拉松鼓励读者们一口气读完一本书,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对于时间完整性体验的复原,让

阅读和阅读内容之间形成一种具有时间长度的等量关系,可以让读者不再把阅读仅仅作为一种信息选择,而是真正具有伴随作用的情感或逻辑关系的引中,一种能够真正触动

人、影响人的印刷时代带给读者的思想的力量。笔者的中学时代,每次上阅读课都会成为一种烦恼的体验。过多的图书可以选择,但是一堂课的时间又没办法完成一次完整的阅读。真正想读的东西,只能读短短几页,等到下周上课的时候,早已忘记掉大半。无奈之下,只好读些无关痛痒的杂志文章,读罢又感

觉“营养不足”。其实,这种体验何尝不是当下阅读困境的一种预叙呢?当我们上下班在地铁里刷手机时,接触的信息不过是解解闷,消磨时间。真正的阅读就像真正的写作,都不是微博上用手指一划或那140个字就能概括的内容。好比相亲,与不同的对象见面,有时候可能反而不如和一个人深入细致地聊上一次。丢书大作战和阅读马拉松或许与相亲和大相径庭,但时间长度对思想纵深的的影响却是相同的。对阅读行为感兴趣好不好?当然很好,但如果只有行动而没有行为,阅读的意义又如何体现呢?

